

人体特异功能的 实验研究与诱发训练

(修订版)

邵来圣 虞惠华 沈云虎 编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人体信息科学研究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期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本书论述特异功能与人体科学的关系；思维传感的实验研究、非视觉信息的传感、“屏幕效应”以及思维传感的机制；特异致动(含特异书写)中力的作用及其机制；“光”参与人体特异功能作用的实验。本书还总结了对青年进行特异功能诱发训练的经验，报道特异运用电子计算器的诱发训练并进行探讨。本书以实验设计严密、测试方法科学、讨论富有启迪性、结论慎重为特点。

本书可供人体科学工作者、生命科学工作者、广大气功爱好者及对特异功能现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通过对特异功能的科学
研究为迈向廿世纪生命
科学时代作出贡献！

谈家桢



一些动物都有特异功能例如鸽子之
利用地磁场蝙蝠之利用超声波人类
是高等动物当然也可有其特异功能
很值得深入研究

鹤
绂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

修订版序

2008年春节刚过,从好友那里传来了噩耗:邵来圣先生驾鹤而去!我怔了、呆了,眼前立即浮现出了他那慈祥、温和的笑容,桩桩往事接连涌出……

(一)

我与邵先生的相识,完全是人体科学方面的关系。记得第一次与邵先生的相遇,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与朱恰恰老师应复旦大学张胜来先生的邀请去作特异功能研究的讲座。讲完后,邵先生即跟我交谈。他不善言谈,但我完全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他从《自然杂志》上看到了许多特异功能研究方面的报道,觉得十分有意义,他本人也非常感兴趣,即将退休的他有意向将全力投入这件事情。他在物理实验室工作,有条件做一些实验。言语虽不多,但他给人的感觉是温和、忠厚、诚恳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他知道我和朱恰恰都是复旦校友,希望多多加强联系。由于第一印象良好,我很爽快地同意了。

其后,我从邵老师周围的人那里了解到,他虽然不善言谈,但思维却十分活跃。青年时代,他原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办

事员。但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研究上了“印制磁性声迹”。经过 21 个月的辛苦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印制磁性声迹”的研究,能把声音的波迹印在纸条上发出清晰的声音。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成就,邵老师被作为特殊人才调至复旦大学物理实验室工作。当时的中央高教部曾昭伦部长在复旦大学 49 周年校庆会上观看了邵老师的实验演示,并给予了赞赏和鼓励。1954 年 6 月 24 日,上海新闻日报用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同年 7 月 1 日,新华社发了全国通讯稿。所以,从青年时代起,邵老师就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并是位有所发明创造的有识之士。这更使我对邵老师产生了敬佩之情,有这样勇于创新的人士参加人体科学的研究真是太好了。

记得他最初的实验对象(特异功能人)就是他的儿子。这在早期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并不少见,如北京大学原教务长陈守良教授、黑龙江大学原校长徐兰许教授、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谢毓瑜同志等,都是从自己身边子女实验开始的。因为有了身边子女特异功能的事实垫底,这些人都终身矢志不渝地从事这项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训练,邵先生的儿子当时已经能用意念将小试管中的铅丝折弯。

在时任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系主任方林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系里成立了人体信息科学教研组,方亲任组长,邵老师与沈云虎、虞惠华老师等是这个研究组的核心成员。而上海的研究工作,也是以这个组为中心,团结了上海海洋大学周应祺教授,上海海事大学张明教授、丁以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蒋可玉教授以及朱怡怡和我,组织了很多次实验活动,前后历时长达十余年。

这十余年的成果,在本书中已有反映,大致是实验研究方面,有:(1)思维传感的研究;(2)特异致动(特意书写)的研究;(3)“光”与特异功能的关系等几个方面。邵老师与朱怡怡老师最先提出“屏幕效应”的假说,基本上被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认可。而

在诱发训练方面，他在大学生、普通青年工人、宇航员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更是倾注了他的心血，这些都是国内外开创性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在这方面，尤其使我感动的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邵老师并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为了人体科学研究事业，他尽自己的最大能量，使复旦进行的实验研究吸引了许多人，如谈家桢教授、卢鹤绂教授、华中一教授等，而生物系的盛祖嘉教授、王伯阳教授以及物理二系翁台蒙教授、材料科学系黄京根教授等亲自做了许多高水平实验研究。邵老师的这些作为，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

有幸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我住在凤阳路，邵老师住在大光明电影院附近，两家距离步行不超过 10 分钟。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碰面一次，有时他带了稿件，有时他问我全国人体科学的概况，问钱学森、张震寰的情况，以及问《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国人体科学》有什么好稿件等等。后来，双方都搬家了，见面次数渐少，但电话联系始终未断。直到他逝世前一个月，他仍问我人体科学研究有什么新精神吗？他的至死不渝的研究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走了，我又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二)

“人体特异功能”这一名词，是我在 1980 年初自然杂志编辑部为筹备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首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提出，并被大家接受的。其后，钱学森院士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对现代科学体系的 11 个大部门进行归类，将中医现代体系、气功研究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归纳在人体科学部门中。

1981 年 5 月，在重庆“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1987 年 5 月 3 日，国家科

委正式发文,明确“经研究同意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同年6月初,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钱学森为名誉理事长,张震寰任理事长,陈信任常务副理事长,朱润龙为秘书长。

两年后即1989年5月17日,以当时的上海高教联合研究组为基础,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上海市人体科学学会,方林虎教授任理事长,周应祺、朱润龙任副理事长,朱怡怡为秘书长。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华中一教授亲临成立大会并作了鼓励性讲话,给与会者很大的鼓舞。

以今天的眼光回首往事,总的说来,当时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人们,大都是业余的、自发的,一缺时间,二缺研究经费,三是缺乏外部环境的支持,条件相当困难。

而人体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其研究难度之大是未涉足者难以想象的,欲穷究其科学的内涵与机理更非研究者一朝一夕所能奏凯旋之曲。但人体科学研究的前途又是不可估量的,钱学森院士曾讴歌人体科学的研究将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将导致人类第二次的文艺复兴。

当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体科学的研究处于低潮,但这正是人类认识新事物过程中螺旋式发展的规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邵老师等人的这本书,不仅可以告慰邵老师的在天之灵,也是我们这些邵老师的同事、朋友、晚辈的一片心愿。这本书只是一个记录,是通往人体科学“圣坛”途中的一个足印而已。之所以把人体科学称为“圣坛”,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是非常严肃认真对待人体科学的,没有丝毫的懈怠,更没有半点沽名钓誉的意想,所有的观察结果都是忠实地反映实验的事实。我坚信,其中大部分文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起历史长河的洗刷,将闪烁夺目的光辉,指导着后来者在人体科学的探索之路上奋进。

安息吧，邵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方林虎教授从美国来电，嘱我写一篇“修订版序”。电话中我再三力辞，方教授始终不允，最后，恭敬不如从命，思考有日，草就此篇，不敢言序，只是个人感慨而已。

朱润龙^①

2008年6月8日

^① 朱润龙曾为《中国人体科学》杂志主编，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目 录

在上海市人体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代序) 华中一 (1)

专 论

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 盛祖嘉 (5)

实 验 研 究

思维传感的实验研究 邵来圣等 (12)

思维传感中“屏幕效应”现象的分析 王伯扬等 (27)

思维传感中非视觉信息的传感问题 王伯扬等 (37)

“思维传感”机制初探 邵来圣等 (43)

特异致动与常规致动的异同及其

机制探讨 翁台蒙等 (51)

“特异书写”中的力作用探讨 黄京根等 (62)

人体特异功能的光学现象及探讨 邵来圣等 (71)

“光”参与人体特异功能作用的实验研究 邵来圣等 (82)

“光”间接参与人体特异功能作用的

实验报告 邵来圣等 (90)

人体特异功能态的征象——屏幕效应 邵来圣等 (97)

诱发训练

1983年“人体功能态暑期诱发训练班”

小结 上海人体科学研究会 (102)

4年来对青年进行特异功能诱发训练的

探索 邵来圣等 (110)

特异运用电子计算器的诱发训练及

探讨 邵来圣等 (117)

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研究——回顾及探索

.....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人体信息科学研究所 (125)

后记 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人体信息科学研究所 (134)

在上海市人体科学学会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代序)

华中一*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今天是上海市人体科学学会成立的日子,我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和我本人,对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人体科学方面,复旦大学在前一段时期曾经做了一点点工作,比起全国其他单位来,我想还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在我们还不适应做这类事情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开展这一项工作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要把我们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上升到真正的科学研究。这也就是说,我们是人体科学的学会,而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讲些奇闻怪事大家开开心,而是进行学术上的探索和交流。

既然是一门科学,就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态度,首先是要对未知的东西进行热情的探索。刚才陈涵奎教授讲到,人类对自己的了解是很少的。实际上也许我们对自然界其他东西的了解也是很少的。我们在最近一二百年里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很辉煌的,但并不能够说现在已经确知全部科学的前景,我甚至觉得

*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于1988年11月至1993年2月任复旦大学校长,于2007年4月25日逝世。

远远不是这样。所以,对未知的探索,才构成了今天的科学,也构成了明天的科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不承认科学要在实践中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钱学森教授一直讲“能不能不看实验就认为这个事实不存在?”有的同志就说“我不愿意看你们的实验,一看实验就上你们的当了。”我觉得不能这样说。能不能对一种传统的知识所不能理解的东西采取轻率否认的态度?我认为不可以。有些人看了特异功能实验以后,觉得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释,“不可思议”。但并不是说不可思议的东西就不必进行研究。在科学方面,也绝不能够承认任何人有权来干预或阻止科学研究。

特异功能和魔术都使人有“不可思议”的感觉。然而,特异功能和魔术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表演的道具是自己准备的还是人家准备的。这一点我在中国科协开会时和钱学森教授在休息室里交换过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判据。魔术师的道具都是自己准备的,他的帽子里可以轻易地变出一羽鸽子,但如让他把我的帽子去变变看,肯定变不出来,因此这是重要的关键。有的老科学家有兴趣,也与此有关。例如谈家桢教授,他在特异功能方面开始得到的感性认识与我是同时的。有一次我到 he 家里去,邵来圣同志带了两个小孩来,请谈老在柜子里面任意拿本书放在桌子上,不翻开,就讲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让小孩说是什么字,结果两次都对了。谈老事前根本不晓得要去拿一本书,也不晓得拿哪一本,老实说,即使是自己写的书,也不知道哪页哪行有什么字,因此这是完全随机的,是不可能作弊的。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已经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问:最高明的计算机能不能做这件事?它需要多少存贮量才能够说出柜子中任意一本书中随机选出的一个字?我们科学工作者希望有这样的电子计算机,可惜还没有。因此,对特异功能不能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当

然,我们也不能持简单的肯定态度,只是未知的东西要允许探索,要对事物进行广泛的了解,也要允许持不同的意见或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觉得科学只能按照实践、分析、归纳、综合,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特别在人体科学这样的领域里,目前还没有什么权威可言。在座的有做过很多工作的同志,我承认各位是专家,可是各位并不都已经是权威。因为我们对这个科学领域知道得太少了,还不能够说今天有一个人在人体科学领域里熟知一切,是全国权威或世界权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去伪存真”的原则。在这里头不可否认有假的东西,有冒牌的东西,鱼目混珠。在复杂的环境下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不能说拿出来东西一个“鱼目”都没有,要严格地检查和区分,但区分的“判据”不是个人的常识。近年来,世界上已发生许多事情是以前的知识所不能接受的。高温超导就是一个例子。原先大家都以为固体的超导性质在很低的温度下才能实现,现在临界温度慢慢提高了,因此兴起了全世界“高温超导”热。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本来以为核聚变发生在高温,现在却降低了,变成“室温聚变”。这在过去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些事情现在还有争论: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但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本身的提出就说明,在本来的传统观念不能够解释时,就应当进行研究。然而超导和核聚变都可以用科学仪器来测量,可以用现在已经存在的常规仪器来鉴别是真的还是假的。此外,它们研究的是物,并不是人,还比较简单。所以尽管在一些方面尚有争论,我想高温超导基本上已经肯定了;室温聚变是不是真的东西,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总之,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就此发出感叹:不要以为本来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主要想说明的是,虽然研究人体科学很困难,但无论如何要做。在这方面工作,碰到的困难确实很多,我们学校也有一些人反

对。我以前是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现在是校长。有人就指责说:“你允许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伪科学?”我先不回答。贺崇寅同志今天在这里,我坦白地讲,《自然杂志》第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文章登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老贺把他的名誉和《自然杂志》全部孤注一掷,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假的,后果不堪设想。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坚持住。所以学会的成立,还是要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即勇敢地把目前在人体科学方面的实践和研究真正上升为一门举世公认的科学,真正能为我们国家在国防上、工业生产上、哲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方面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愿和大家在一起,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也许这个力量比较小,但我们愿意这样做。

谢谢大家!

1989年5月17日

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

盛祖嘉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继人体科学学会的正式成立,酝酿已久的《中国人体科学》杂志也已公开发行,这意味着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这一学科有两个不寻常的方面:首先,它的内涵和它的名称不尽相符。顾名思义它应该包括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等等内容,可是并不。广义的人体科学包括人体特异功能、中国传统医学、气功等等内容,狭义的人体科学则指特异功能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内容限于后者,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人体功能不是常见的生理功能,而是一些不常见的、特殊的生理功能,即常说的特异功能。其次,正是由于它所研究的内容的特殊性,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一部分人认为特异功能是魔术,魔术当然不是自然科学。这里我将用亲身体来说明特异功能并非魔术。(1)魔术师的“特异功能”是通过技巧训练获得的,而一部分特异功能者不经训练便具有某些天生的特异功能,这些特异功能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1]。(2)许多特异功能者的特异功能是通过训练得到的,不过这种训练完全不同于魔术师的技巧训练,所以往往称为诱发。例如在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所进行的实验中,特异功能者都是一些普通的年轻女子,她们经过短期训练后能在不接触胶卷匣的情

况下把装在匣中的火柴棒折断。难道她们被训练得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地打开匣子,把火柴折断,又把匣子盖上吗?可是要知道在训练过程中她们不一定接触胶卷匣,更不必接触火柴棒,训练主要是限于意念。(3)魔术师的道具都是他自己准备的,而在上述实验中道具由我提供,火柴棒由我做上标记后放入匣中。而且在实验过程中我和特异功能者始终静坐着,没有一人离开过现场。(4)魔术师的表演从不失败,而特异功能者的实验却不一定成功。折断火柴棒的实验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时一部分人成功另一部分人不成功。又如在我家中进行的几次思维传感实验是这样的:由我临时写3个不同的三位数分别交给三位特异功能者(在场没有第五个人,而且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场),由她们通过思维把信息传向一两公里外的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实验室中的三位特异功能者,她们把接收到的信息告知始终在旁的一位老师,由他当即通过电话告诉我这3个数是什么。一次实验3个数全对了,一次实验部分对了,两次实验全部错了。在这样的实验中弄虚作假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退一步讲,说这是魔术,那么为什么并不每一次都成功呢?难道这是由于魔术手法低劣,或者故意使它并不每次都成功以区别于魔术而取信于我?更有甚者,在折断火柴棒的实验中,当宣布实验成功者有奖时实验并不一定成功,相反,有时并未宣布成功者有奖而实验却成功了。这难道又是有意安排的吗?或者说这些都称不上实验验证?不过常识的作用不容低估。试问许多普通年轻女子经过短期训练以后能做到恐怕高明的魔术师都难以做到的事,而训练她们的是一位普通的物理学教师,他自己没有学过魔术,对她们的训练又限于意念而不是技巧,这样训练出来的将是魔术师还是特异功能者呢?通过常识判断不难作出合理答案。

或问,科学实验贵在可重复性。如上所述,特异功能实验这样缺乏重复性,能认为是科学实验吗?有时把实验不成功解释为特